

子

款

子款

鼠璞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鼠璞一卷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無考書中楮券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爲南宋末人故書錄解題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其論麟趾爲衰世之語過泥序文論性惡曲解荀子以爲與孟子同功論崖蜜字承惠洪之誤不知鬼谷子實無此文雖不免小疵然如論彭祖房中太公陰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

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絲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益之類率皆確實有據足裨後學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鼠璞卷上



宋 戴埴 仲培 著

琴川 張海鵬 若雲 訂

媵妾

江有汜序有媵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

結媵陳婦于鄆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知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

于晦庵注媵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釋文云媵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以此證媵爲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卽不指爲妾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脅于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嫠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世之去朝廷爲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言去國旣天下一家非能北走胡南走越雖辭榮闕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爲爹

梁蕭愔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荆土方言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斜切注羌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審正奢切注吳人呼父爺以遮切注俗爲父聲音大率相似隋回紇傳以父爲爹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群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証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

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
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
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
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篙師

海壖呼篙師爲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
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陝以篙手爲三長老蓋推一
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子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
詩敘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
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則克敵之功言淮
夷攸服旣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
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
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
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
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

言教化及於群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闕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畧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垆序言史克作頌以脩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

宮何他國畧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

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鴉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虎祁之宮無以異于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壁解以員水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欲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

耶

左氏筮易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爲卿自豐上六變爲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臨子展論楚子之死自復上六變爲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變爲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爲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五變爲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爲夬曰亢龍有悔純乾變純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上六變爲剝曰龍戰于野其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陳

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棠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媯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之筮艮之八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

何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子於此得之
探花郎

據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爲探花郎本
朝胡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
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
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
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爲
探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
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

彭錢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錢予攷列仙傳錢云上士別床中
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
祖經是錢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
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
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
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
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飲馬咸池總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桑
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思元
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瞰半夜扶桑
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之野山海
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皆戴烏如此則扶桑在次寥之表及觀南齊扶桑傳沙
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漠東三萬里土多扶桑木葉
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績其皮爲布錦及紙
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

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經多誕不足爲據楊炯渾
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溟植
扶桑竟以扶桑爲日西京賦復與濛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晉華虞
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絳閔上胡話反而不通卽今
之絳閔字晉禮儀志有懊懜上烏浩反歌卽今之懊懜
字衛恒說字勢曰或黝黠上希下注黝狀似連珠卽今之
黝黠字王沉釋時論曰鼻髁上參下弟而刺天成公綏嘯

賦曰旬殫勞曹卽今之黶胤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畧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没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旣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郴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

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閣待制次對以次對呼待制然唐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顧問貞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和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爲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此官建隆詔每內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遇起居日常參官兩人次對皇祐詔兩制兩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次對是次對卽輪

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與百官輪對元祐以王
存奏罷之復行于紹聖四年紹興中用呂祉奏始有已
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魏畧云
大秦國出綠縹青紺赤白黃黑紅紫十種琉璃西京雜
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閣室照十餘丈如晝是也
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始於元
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爲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
不復珍非真物也博雅以琉璃爲珠近之

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從
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回
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喫五般餛飩及
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
可以瀰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
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邊
何耶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咎晁錯之作俑余謂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虛利歸于上鬻官所鬻者實利歸於下鬻爵雖非上論然晁錯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譽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

生必大爲所笑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如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蘧條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天苟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大人堂

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內府治北俗呼曰闕相公祠侍郎高閑撰記謂節度使錢億祠土人不敢稱其名尊曰大

人新志疑之以其義不明也按億吳越王俶弟自漢乾
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終於任首尾二十三年時俶
據吳越億在鎮久官府卽家也自乾德五年至開寶七
年雖莫考所繼之人然億以前如鏐元球璿元珣皆錢
氏子弟億死非子世襲置家廟於府治則開寶八年姪
惟治爲節度使創爲祠以奉香火蓋大人之名特子弟
尊稱諸父之通號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書高帝
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疏受荅叔廣曰從大人議以大
人名祠錢氏子及姪惟治祀億甚明謂之堂卽祠堂也
以便於往來立祠於府治內矧億浚湖築塘修池山堰
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度自億始與泛爲郡守不同億
旣久任惟治在鎮又五六年繼此遂列祠於五廟若謂
闕燔燔無顯功且吳越家臣無緣錢氏子弟肯奉祠於
治所以大人稱之無嫌也今所謂闕相公者以燔乃錢
氏臣曾守此土從祀其旁民有所禱者不敢瀆其尊而
請於闕後遂知有闕不知有億今又有闕相公五通神
之號尤可笑或訛爲吳太傅闕澤澤慈水人不會守此
土郡未移治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益爲無據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落疎束蔓萬姒似莘辛
橋喬熊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郎兒郤
谷鄆會邵召鄆章郇背亦有分爲二姓微有添減則翬
去邑從衣郇去邑添草郇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
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旗纛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
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受賜
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
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循禮廢矣

詩書篇名

書篇名所謂分大禹臯陶益稷爲三特竹簡不能多載
不得分以有暨益暨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孟子
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太過詩篇名之例
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
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與丰蕩與
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

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無所取毛氏強爲之辭曰雨自上下曰賚予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雖支辭強辯與詩絕不類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綿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一以黃鳥爲名意編詩者謾取以爲名耳

穆生疏廣知幾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幾穆生因醴酒不設楚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帝不慧謂宦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牢獄之禍於是知穆申疏蕭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畚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棠爲帥廣通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此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爲盛禮私家亦用之作俑不可不謹

魏相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魏相賢相也始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逕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卽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不加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絕是相啓之秉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尚書爲文昌

今以六曹尚書爲文昌按天宮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祿司災後漢志謂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廩穀是也漢又有錄尚書事令錄僕丞總以尚書言之卽今尚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錄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爲宰執卽中興後之左右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旣非尚書省長貳迺稱曰文昌是文昌宮之將相反爲列曹之屬矣

麟趾

今稱宗寺曰麟寺玉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謂後世雖衰宗猶振振信厚前輩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于周服同一說皆有衰世之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書用星履曳履熟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鄭崇爲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乃僕射

事唐韋見素爲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尙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

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
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
若泛以鴈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
顯言穹廬之來使乎

防海

舟師始于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仗以防
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金造海舟慮爲
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僭聞海舟自京
東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鎮等次至

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勢湍險一失
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北人捨馬不能有
所爲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論紹興末年李寶放蘇
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酌酒自誓風止退泊明
州關嶼追集散舟浹旬後方復故欲乘機速發而風作
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
便利猶艱阻如此況北人乎膠西之戰女真在船匍匐
而睡畧不能動采石之勝亦以女真不諳江道能施放
弓箭者每舟不過數人盡死于中流今人不效本末北

風一警卽惴惴於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棗諸雜木遇鹹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旣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尚彼此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爲豪主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浙則各屯大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爲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瞽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退

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
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日
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齊
已改爲虬髭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
已攜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
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
迥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已

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
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絕
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一
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温公申公議論

司馬温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温公試而申
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温公以爲不及命下力與謂同召
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恥遂亦除此職子意温公
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已各有規繩一進一退

風一警卽惴惴於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棗諸雜木遇鹹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旣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尚彼此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爲豪主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爲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瞽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

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且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已改爲虬髭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已攜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已

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溫公申公議論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溫公試而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溫公以爲不及命下力異謂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恥遂亦除此職予意溫公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己各有規繩一進一退

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溫公爲異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也人安得議其優劣

中涓

今人通竿櫝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爲僭漢石奮爲中涓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桂玉

馬存字長游謂子游京師薪如束桂膏肉如玉世以桂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事

家道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媯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大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閑刑皆以嚴爲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溢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

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橄欖

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引杜詩崖蜜松花落本草崖蜜蜂黑色作房於巖崖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說非真蜜也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他無經見子讀南海志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增城惠陽山間有之雖不知與櫻桃爲一物與否要其

類也注坡詩者引小說橄欖與棗爭棗曰待爾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換崖蜜作對耳山谷詠橄欖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坡公取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崖蜜盡此但作蜜用非是

寓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于殷長史唐王嶼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嶼乃用于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

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恩科

聞見錄載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法蓋公與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于富公子謂不然仁宗開天章閣召范富條當世務方以止僥倖澄汰不才吏爲說無緣以私意創此科攷本朝開寶三年詔禮部閱進士十五

年以上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並奏賜特奏名七十八人天聖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爲匠簿四年詔進士實應三舉免取解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雖試不合格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寶元元年被恩賜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柬之以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四五百人欲革之孫汴等條具將上嘉祐元年詔罷特奏名時公正當國也嘉祐二年復賜特奏名及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時詔罷特奏廟堂因行裁減耳然嘉祐三年再詳定

科舉條制亦不該載一舉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僮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余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元通若有獬字下雖丈余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

呼爲豸可笑

正衙常參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爲常參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爲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五日一朝爲六參三日不趁常參卽橫行參假時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餐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卽喚仗及俟正衙者自東上閣門入謂之入閣唐末亂離旣不常御外朝入閣亦廢常參官赴正衙

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卽退後唐明宗令五日一度赴
內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臺寺監應在京釐務官以
妨職事求免宰臣內朝奏事中書聚廳無暇押班不廢
正衙獨待次及辭謝官武班諸衛無本品攝以使臣十
員元豐間始罷常參日參則左右史及尙書侍郎御史
大夫以上六參則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兩
參則寺監丞大理評事以上月參則寄祿官通直郎以
上除朔望參外每以初五十一廿一廿五爲參日渡江
後雖有日參官正衙旣不日御又無人問之制內殿廢
起居之禮四參日分或大暑祁寒風雨沾濕及假故向
車駕詣德壽或國卹中行宮中之儀多免常朝參日無
幾嘉定末年臣僚申嚴此制寄祿官通直郎以上旣不
比承平之時一入國門卽破白直及馬雖欲趁赴朔望
不可得參日多免猶前日也

陳東伏闕

靖康孫覲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
輩寘東極刑覲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程筆削
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

狂生規搖國是將理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理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理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閔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瞻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

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松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合於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

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
粲然復興變雅不始於厲王而始於宣王何也若專以
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爲詩夫子安得存之周禮籥章
歌豳詩豳雅豳頌豳治未純於正胡用之於樂章況七
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
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伐爲政之
大燕羣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爲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
卷阿棫樸均爲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
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爲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

小大周魯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爲主則周頌之薦宗廟
告神明稱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
予小子曾孫篤之皆謙沖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
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
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
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侈
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于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不暇
乃謂其懲荆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傳大率
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風則幽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幽
何以有頌子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
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于樂延陵
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
度守有常禮記言鄭宋衛齊之音與聲淫及商知非武
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
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左傳晉得
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

風不忘舊也有娥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
西音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
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
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
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士歌土歌之正
爲正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
正音散而不傳耳幽風國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
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誦工歌旣別其聲之正
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

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卽樂章之小大也以言於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

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旣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儉紅蓮

庾杲之爲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綯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郡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掾則其類也不然

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廟議

本朝以太祖太宗開基真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非英宗則裕陵無自而繼高宗又有中興之功於義皆百世不遷廟祧未可輕議寶慶廟議竟無定論子考鄭康成王肅輩議論雖詳朱震惟取劉歆之說謂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於商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無逸舉商三宗宗無

數也勸帝者之德博矣禮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異姓有功德猶且特祀况先祖乎又說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以歆議觀之太祖廟固在七廟之內而三宗廟則在七廟之外不然則商祖契而宗湯今太甲大戊武丁已爲五廟豈有身爲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漢守祖有功宗有德之說凡尊之爲宗則萬世不毀不待集議於遷易之時而尊謚之始其論已定光武旣爲中興之祖其後宗名世爲陵寢號廟制不可行矣蔡

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皆奏
毀是旣宗其功德則不可祧欲祧則當如邕議省去其
號方可本朝聖明相繼宗以虛名而復毀其廟於理未
允

鬻熊孟嘗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
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邱先生春秋高
多遺忘矣楚邱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
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壯矣周家尊事黃耆不
過乞言非勞其筋力強之以事也大夫七十致仕禮之
常也間有特異之賢尊而禮之任其德而不任其力也
使鞭鈍策朽以盡瘁於羣有司何補於其國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莊爲嚴殷爲戴恒爲元奭爲盛以義改
也理爲李求爲仇舅爲咎籍爲席宏爲洪朝爲晁以音
改也棘爲棗踈爲束仲爲种槩爲暨熊爲能鄆爲曾慎
爲真劉爲金胙爲作敬爲文爲苟以字改也蔓落妣莘
橋邾邠鄆鄫郟邵隨藤爲萬洛似辛喬朱兒會章背

成召隋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爲是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潛遂失本姓一姓改爲數姓者如脊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爲是居徐者爲脊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娃此四姓同一脊也句姓本避高宗諱句濤則仍字更音鉤光祖則加金絢紡則加絲苟諶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句龍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句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辨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勅

救反葉音攝今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爲真矣繆或爲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胡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申胡毋則毋邱之胡閻邱則頓邱之閻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楮券源流

券書聽稱責以傳別特民間私相稱責以爲符驗公家未嘗爲之漢皮幣王侯貴人用相朝覲遇聘享載以薦璧民間未用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委錢諸道輕裝趨四

方合券取之裴武欲禁盧坦請於三司飛錢給據更相
兌爲鈔祥符中張詠鎮蜀患鐵錢之重設質劑法一交
一緡以三年爲界使富民十六戶主之資產寢耗不能
卽償薛田請官爲置務天聖元年寇瑛守益置益州交
子務紹興間錢端禮議令權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據
關子三百萬及以分數給朝士俸于市肆要關處置五
場同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總不過
四百餘萬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帖償
脚乘之費競欲得之有不止用官價者其後所造稍多

價漸虧損乾道三年出內庫銀二百萬兩易楮幣焚之
孝宗謂朕以會子十年睡不着淳熙間至二千四百萬
令宰相葉衡用錢收換曰會子少則重多則輕可謂講
究本末詳且悉也慶元後券日增開禧所出益夥第十
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
百五十八萬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萬幾及
一億四千萬其價浸損朝廷始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
七十行用終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頓損其半法禁并
行令旣嚴而價未定持空楮于市無有肯售者公私大

弊旱蝗求言用太學生吳幼存等封事還籍沒富室之
產悉弛其禁楮價反增雖七百六百諸處不等不至十
分折閱以楮稍損於開禧自然而然也後無以爲廩給
忠義及慶寶之費且謂青齊皆可通用遂廣行印造盱
楚江閩用兵所費日廣十四界十一千二百六十三萬
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萬幾及二億三千萬蓋溢
開禧之數鬱攸爲災土木費多所印第十六界本爲換
易之用不免權宜出之至紹定癸巳歲用過九千四百
餘萬一界計一億十三千三百五十五萬止三千九百

萬未支出以三億二千萬之數欲強以七百七十之價
人知其難孟冬易相懲創兩貫換一之非高折金銀及
以官誥度牒與第十七界新券貼換徒據權貨務舊數
紐算都不知十四十五兩界舊多破損屢嘗換易積于
封椿未及焚毀又復移用其數遂不可計僞造者不與
焉雖可易舊爲新而換兩界舊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
物貼換不能悉償凡州郡椿積與七月所納之券悉爲
乾沒設有水旱盜賊縣官旣已無備且有兵事悉取辦
于楮兩界之用於東南已踰二億所造日增常患不給

乃以州郡不能秤提爲病予謂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買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可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於日用何資於楮自物貨難以阜通於是假圓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秤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

以秤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紹興以後議論也準平秤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用物食物食物本也錢末也楮

又未之末楮惟便於商賈今乃強之收藏價必用七百三十使刑禁可行則慶元開禧嘉定嘗用之既無驗而復効尤焉且曰姦民銷毀也蕃商般販也吁此敝久矣固所當禁而不足以救目前之急蓋自王安石罷銅禁奸民銷錢爲器邊防海舶不復議錢之出非特今日今之所慮在楮日益而不知止耳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孝宗獨楮幣一事與孝宗議論相反何耶

鼠璞卷上終

鼠璞卷下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賤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獐獐恙也常人入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蟲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廣于祿書

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變及獸子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獠字下云獠獸如師子食虎豹及人是獠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邾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

飲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飲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南子云荆飲飛渡江兩蛟夾橈拔劍斷蛟金翅纂異記唐開元改鄞爲明郡名奉化軍號飲飛考此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允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飲飛侯豈好事者附會以荆字歟新志注有蛟池鎮以廟又云唐末刺史黃晟初爲飲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設而祠之是新舊圖志皆無定論飲非事始見於呂春秋按漢百官表武帝更左弋射爲飲

飛注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與
呂春秋淮南子人與蛟小異以非爲飛則已久矣古字
初未嘗拘隸釋載袁長蔡君頌曰飛陶唐其孰能非與
飛其義自通何必有是非飛走之疑漢軍號旣取荆飲
飛之武勇如宣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飲飛射者
擊羌隋大業改左右衛所領軍士名飲飛唐建飲飛軍
於明節鎮之號乃遣衛士留屯若今飛虎虎翼軍耳郡
有城隍軍有主宰當時飲飛屯軍於明必建本軍香火
以荆飲飛侯王爲額如今東三班之祠關王祕書省之
祠蒼史王及各建天王堂之類軍廢此祠遂存廟碑無
攷所信者額及九域志耳舊志指額爲附會又以名字
不同疑九域志遂有軍將之說新志因刺史黃晟嘗爲
兵馬使又訛爲晟自建軍爲使凡幾人安知爲晟何不
言黃刺史而言荆飲飛侯王廟額已久旣以侯王爲稱
決難遷就又自蛟池立說尤爲臆度旣立飲飛之廟必
鑿池以象其事或舊有池因廟而訛若因池建廟古之
斬蛟如周處許旌陽之類甚多何獨取於飲飛人與軍
名相合耶

發人私柬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及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爲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苔日檢閱旣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

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
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
也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侯
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
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
年武公立大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戎命爲公五十
五年卒温公稽古錄悉用史記紀年劉恕通鑑外紀用

汲冢紀年以爲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
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卽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間又
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卽位也國
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
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耄年去厲王之世幾
九十載謂此詩爲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旣入覲人謂渠
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敢言捋鬚相

慶崇率捋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曰
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拔釘錢方鎮不法信
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爲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仕爲輕湘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
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
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
奪去帝慙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畧同程錡
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據言載開成中溫庭筠以文爲貨

執政惡其攪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坦爲責詞有澤
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
爲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
簿尉今爲異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
氏雜說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
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燕巢詩

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士人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
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

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
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闡孝標擢第青瑣高議載唐僖
宗時于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
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爲隳豈化成竊孝
標之舊什將青瑣所傳之繆耶

蓄米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
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
晉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粟陳陳

相因敖倉藏粟甚多趙充國日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
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犁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
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渙家晉天文志
胃三星天厨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天庾積厨粟所也
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
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
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載卽爲黑腐三年之令不
復舉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
騰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于亮後漢鄭宏爲太
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宏曲躬自卑上
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爲故事是隔坐發端於
門生座主也

唐進士無恥

唐摭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錯庭譴之次年
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士良一緘易紫衣
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魏峩錯欲畧

見之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改容從之
集異錄載王維文章音律爲岐王所重時公主已薦張
九臯爲解頭王令維衣錦繡齋琵琶同詣主第諸伶旅
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荅曰知音者也令獨奏新曲
主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詞學無出其右
維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
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作
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廉耻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爲
重紀載以爲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爲尊謂貶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居高位爲右職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爲尊猶以右文爲祕省殿名何耶

程蘇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厨稟造食葷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爲劉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間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于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爲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如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

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
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
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
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于
桃楸注云楸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
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
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枝于戶
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于傳記者不一而六
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茷傳曰楚人
使公視襚公使巫以桃茷先祓殯周禮戎右贊牛弭桃
茷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
桃茷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
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蝻蟀詢
其族類忠懿命自蝻蟀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
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
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籠
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
今例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不同古人
雖以更數爲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
夜觀書出處可用

東閣

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宏爲丞相開東閣不過
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隱九

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郎君乃
令狐綯下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詩因
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南樓
此雖使令狐綯絕義山故事然東閣之開閉於郎君何
預又云南屏老宿閒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以郎君加
于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溪云東閣郎君之未
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閣呼郎君豈爲父者不能顯
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嚴更

西都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部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羣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嚴卽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爲辦裝因諱而改恐難例論

鼯鼠五技

本草謂螻蛄爲鼯鼠卽荀子鼯鼠五技而窮者謂之鼯

鼠而引鼯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鼯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逐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於螻曰天螻也不聞有鼯鼯之說疏曰一名碩鼠疏作於本朝諸公非正文也於鼯鼠注雖引蔡邕螻蛄之說郭璞以爲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爲鼯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鼯鼠夷岫注云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

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螿不類郭璞鼯鼠贊曰鼯之
爲鼠食烟栖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反藉孕婦人爲大
任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能執應氣而化翻飛鴛集
詩人歌之無食我粒是鼯鼯判然二物非螿明矣前輩
詩用鼯處極多韓愈詩猿呼鼯嘯鷓鴣啼蛟龍出沒猩
鼯號李白詩鼯啼桂方秋饑鼯嘖呻杜甫詩抨弓落鼯
鼯饑鼯訴落藤蘇詩磨鼯號古戍饑鼯嗅空案俱不及
於五技黃詩雖云五技鼯鼠笑鳩拙亦不以爲螿前輩
嘗以蔡說爲非本草必因邕而附益之不然則螿蛄之

五技偶與鼯鼯同因以名之若鼠頭兔尾人立跳舞與
飛乳人音決非螿蛄明矣

樊遲學稼

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且謂小人哉樊須
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
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者人各
有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臯農
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土地之宜方
苞種稂發秀穎粟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見于

生民七月周禮放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
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故家遺俗窮
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
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
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耨
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早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
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施土無使不足亦
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
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
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
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疎樹境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
扶疎則多糝境而專居則多死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
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畧同昔李斯請史
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
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
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葵
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
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晚而來則吾倚門望女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閭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閭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爲俗忌耶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佖先得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若國之大

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歷中晁仲約得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富公愠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與吾輩未敢保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爲己計而故縱則不可昔豫讓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爲臣懷二心者高允不欺于君曰恐負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節也由已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珣杜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無病

臨安金魚

坡公百斛明珠載舊讀蘇子美六和塔寺詩沿橋待金
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諭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
有此魚如金色投餅餌久之畧出不食復入自子美至
今四十年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不妄食安得
如此壽觀此則金鯽始于錢塘惟六和寺有之未若今
之盛南渡駐蹕王公貴人園池競建參養之法出焉有
金銀兩種鯽魚金鯽時有之金餐爲難得魚子多自吐
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撈起曝乾復換水復
生魚黑而白始能成紅或謂因所食紅蟲而變然投之
餅餌無有不出能不食復入者蓋寡豈習俗移人雖潛
鱗猶不能免耶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
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汝
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卷女飛
去桑間俱爲蠶俗謂蠶神爲馬明菩薩以此然周禮馬
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蠶爲龍精月直大火蠶馬

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舊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鹽鹽

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鹽鹽注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鹽音古予觀采薇注王事靡盬鹽不堅固也鴉羽注鹽不攻緻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爲鹽謂鹽鹽直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鹽爲不攻緻及不練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鹽乃鹽池二說似異然海鹽練治後成其爲鹽也難壞池鹽出水卽成其爲鹽也易壞其理

一也

傳註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九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先漢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爲經傳集解亦合爲一然於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別之讀者因知其彼爲經而此爲傳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卦首篇繇辭次以

爻與彖象他卦以彖係於繇辭下以象係於逐爻之下均爲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文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講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魯穆姜之言必講師引以伸其說詩序舊以爲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爲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繇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閼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小旻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衛莊姜送歸妾鄭於禮之坊記爲定姜之詩使序出於夫子子夏康成其敢爲異同之論乎經傳旣混而爲一其間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菴解詩純用正經蓋有見於此

溫公蜀公議樂律

予觀范蜀公與司馬溫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赤法古本漢書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爲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談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長短斷之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溫公據漢書正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爲度之九十分得黃鍾之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王吹嶰竹以聽鳳鳴六律六呂生焉天地未嘗無自然之

中聲復懼其中聲之不傳於是因十二筩以制律而驗之於氣氣之應有淺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子於黃鍾驗未於林鍾驗寅於大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而天地之中聲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寸尺丈引定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斤

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所攷四者具存
或自源而徂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流尋
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旣亡周漢之議已爲
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爲一上一下劉安京房鄭康
成以蕤賓爲重上生呂不韋以大呂爲重下生或代律
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以笛卒無一定之論况三公
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律歷志之全脫以定一代之制
人固知其爲難然主蜀公之說者但當辨子穀秬中者
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之有合於

度與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溫公之說者但當辨
一千二百黍積實管中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果
有合於量與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
驗歷太史局算歷以測天所得苟精未嘗不合倘溫公
因律歷志之元本取爲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
則度可爲律蜀公因律歷志之古本取爲量以作律驗
之於氣灰飛苟應則量可爲度蓋有天地之中土則有
天地之中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于黃鍾月令
於中央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說是律呂之出於自然豈

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於天氣驗則律驗
度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較古本今本之異同
也

義役

今之義役朝臣以爲便奏欲通行之予謂此法在民則
爲義在官則大不義義役莫如周比長察奇袤閭師縣
師征賦貢皆以上中下士爲之不以役名也秦漢三老
掌教化有秩嗇夫收稅賦游徼巡盜賊無秩無秩則以
非義徒役之矣元魏取鄉之強謹爲三長皆有復漢唐

胥吏有公廨錢加役者免租調民猶樂於趨義本朝以
鄉戶爲胥役不堪衙前之破蕩熙寧令出錢助役顧吏
正長復除然當時計物力差者長曰役法以收稅賦計
戶籍差正長曰保甲法以巡盜賊後廢縣之五等而都
爲之等以正長收稅而兩法俱弊紹興取顧役錢封椿
之隸經總司胥吏多無緣始虐正長代輸追捕與官吏
往來科配供給之費皆取辦焉正長有破蕩之患於是
衆鳩金買田以供役蓋出於大不得已不咎官吏以非
義虐正長乃謂率錢以飽溪壑之欲者可通行於天下

可乎夫力役之出庸併於兩稅繼有徭役之顧錢以隸
經總司復役率錢爲義役是三出錢而不免役以爲義
未見其爲義也

性善惡

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往往取孟而闕荀子合二
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持
養之功大學誠其意之謂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
指其繆戾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強哉矯之謂也氣性
與天性不同苟非上聖得無過與不及之病苟卿於是

名之爲惡曰柔膽猛戾也曰齊給便利也曰庸衆駑散
也或柔之以調和或一之以易良或輔或節或抗或劫
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則孟子之學澄其清而滓自去荀
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於後覺則一

瓜戍

今人到官賀謝語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
葵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遂
作亂弑齊侯此豈好出處矧戍役比之官則爲猥賤尤
難用之於慶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爲賊攻義爲殘失民爲匹夫王政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卽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之說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說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凡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入符陰秘三部分書詭伏設奇遠張誑誘少知道者不爲

文武太公其爲之乎果爾則文武豈爲
之師太公豈爲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爲周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爲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過故殷墟感宮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閱其顛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離彼稷

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故所以咎亡國之君與言狡僮
無以異第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而婉體有不
同耳舊傳靖康淵聖狩北營有人作憶君王辭云依依
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
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語意悲淒讀之令人淚墮真愛君
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憎
以安之遂封雍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尚侯我屬

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晉文公過曹里鳧
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介之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鳧須
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爲賊大矣君誠
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說而從之民臣
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輩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藏盜販實繁有徒
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而陷
吾民也每嘆息以爲真王言是時雖未至設陷阱以陷

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初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已而變易對數買新鈔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爲循環法未幾復令貼鈔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納錢悉乾沒商賈破蕩盜販者多追捕日繁而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誤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對折帶發更易不常近因易楮令貼納錢越次打發非惟商賈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貴則私販行不免嚴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數十爲羣易至生變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爲教底鹽錢二千緡爲官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戶者無幾每劬必雙秤所請本錢莫償澄滷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蕩產豈足供官惟有逃竄而已鹽賈鹽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徒生事以激變耳紹興用何溥請禁科賣倉鹽高宗曰鹽雖居民間常用之物科賣則爲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繇此起今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章

俗謂章奏爲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啓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懼恭顯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傳得其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於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雖泛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宮東朝

今以太后爲東朝蓋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然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則太子朝也今以太子爲東宮蓋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東宮則太后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爲太后以東宮爲太子可謂拘泥

萱堂

俗謂母爲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諉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注云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

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爲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萱却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其意正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葦尾希革毛毳毼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庶績成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

之體周以農開國尤以時令爲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贊桀俊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

可爲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予攷之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及馬援以椒房不預雲臺之次椒房殿爲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却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

自珍卷下
芬香於蕃衍盈升初無關涉成帝寵趙昭儀復建椒風
殿以居之今例以椒房爲皇后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基讒佞用權
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志元
輩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羣臣
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
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但當選擇賢
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膺
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
委任一偏猶有弄權于廊廟之上者况宦寺外戚乎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一一以威權劫制
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
祿參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
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猶可爲不至
舉一世之人團揉如綿悉入籠絡駕馭之中委靡成風
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

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袁張相術

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綱荅曰
神氣清秀壽苦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
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
魏元忠謁張景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荅公怒拂衣去
景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
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爲天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爲賤見
人於目睫間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
如芝田錄載葫蘆生始不許白中令大貴後因還婦人
所遺寶帶謂近種陰德位極人臣遜齋閑覽載胡僧始
言大宋不得甲科後因渡蟻謂丰神頓異如活數百萬
命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
命可乎

金滕

觀書不可先立議論只當平平看去金滕孔謂請命之
書藏于匱緘以金石不欲人開二公倡王啟之故見此
書伊川亦謂二公導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也予反覆

讀之二公有代武王之說只得自以爲功史乃冊祝以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啟籥卽啟金滕之籥也太史占筮之書藏于金匱旣取此書以觀筮文而未緘迨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以公歸二字細味之則諸史自將所祀冊與所占書並藏于匱公亦未知其併藏此冊也旣云自以爲功二公安得而知至羣叔流言周公但告二公以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亦不言此舉以明其心至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命史開籥取占書以觀災祥忽見周公所自爲功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始問諸史與執事對曰信有此冊公命我勿敢言古人質直無緣二公知之詐以問諸史諸史嘗以告二公詐言我勿敢言也王執書以泣曰始欲卜天變之災祥今不必穆卜周公勤勞如此而我不及知此固天大動威以彰公之德於是翻然悔悟天應昭格大抵君臣不交則爲否君臣交則爲泰精禋旣孚呼召和氣在一念之間使成王非自然而感悟豈能致天應如此其速前後本末分明如此首尾以二公爲辭蓋言周公不令二公知我之心二公亦不知周公有

此舉也成王之知公天實啟之使二公果知周公有此
事何必遲遲二年之後待至天災巧爲設計啟王開之
雖先儒有此說予不敢信

東坡非武王

坡公志林以武王非聖人且謂孔子曰大哉堯舜禹無
間然蓋不足於湯武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
天下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夷齊謂武王爲弑君夫子予
之其罪武王甚矣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
亦有以哉坡公藉是立萬世訓則可所取證據則非也

子曰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使夫子以
放桀罪湯則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取之堯曰載二帝
三王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聖及湯武歷述昭告之
辭有湯誓所不載者復據泰誓武成語以頌美之可見
堯舜咨命湯武誓師同歸一道夫子得邾家猶是也衛
公孫朝問仲尼學於賜賜以文武之道爲荅蓋夫子平
日以此自任門弟子之所熟聞未始有文武之別其言
三分事殷蓋明周家之應天順人出于不得已耳其說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傳注之訛樂記載孔子與賓牟

賈言武之聲淫及商對曰非武音有司失其傳也若非
失傳武王之志荒矣夫子謂蓑宏亦有是言賓牟賈却
問武遲之又久子曰樂象成者也總干山立武王之事
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以及
周道四達禮樂交通無非稱美武王之德業夫子特謂
韶樂美矣而音聲不失又爲盡善武樂固美而音聲失
傳未爲盡善使有慚德而象之武豈得爲盡美耶夫子
稱夷齊蓋以二子棄其國封與不食周粟而死視景公
有馬千駟貧富不同而民之所稱則在此不在彼他日

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終之以我則異於是無可無
不可因夫子與夷齊便謂加罪於武王可乎周公之作
無逸大抵以享國之久長爲言中宗七十五年高宗五
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五十年皆享國之久者成
湯卽天子位止十三年武王在位止十一年所以終篇
不及湯武公之告君奭以成湯受命則伊尹格于皇天
武王誕將天威惟四人昭武王冒丕單稱德言伊尹四
人之功則湯武可知立政之告嗣王及成湯丕釐帝命
武王率惟敎功不敢替厥義德且欲揚武王之大烈周

公之告成王果不及湯武乎與滅國繼絕世此天下所以歸心坡公乃以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謂武庚之必叛不待知者而後知復引棄父事讐爲證如此則舜之殛鯀用禹亦有可議者矣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權卽真後始除試守行子考之漢試守卽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爲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爲真是守試卽權未得爲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爲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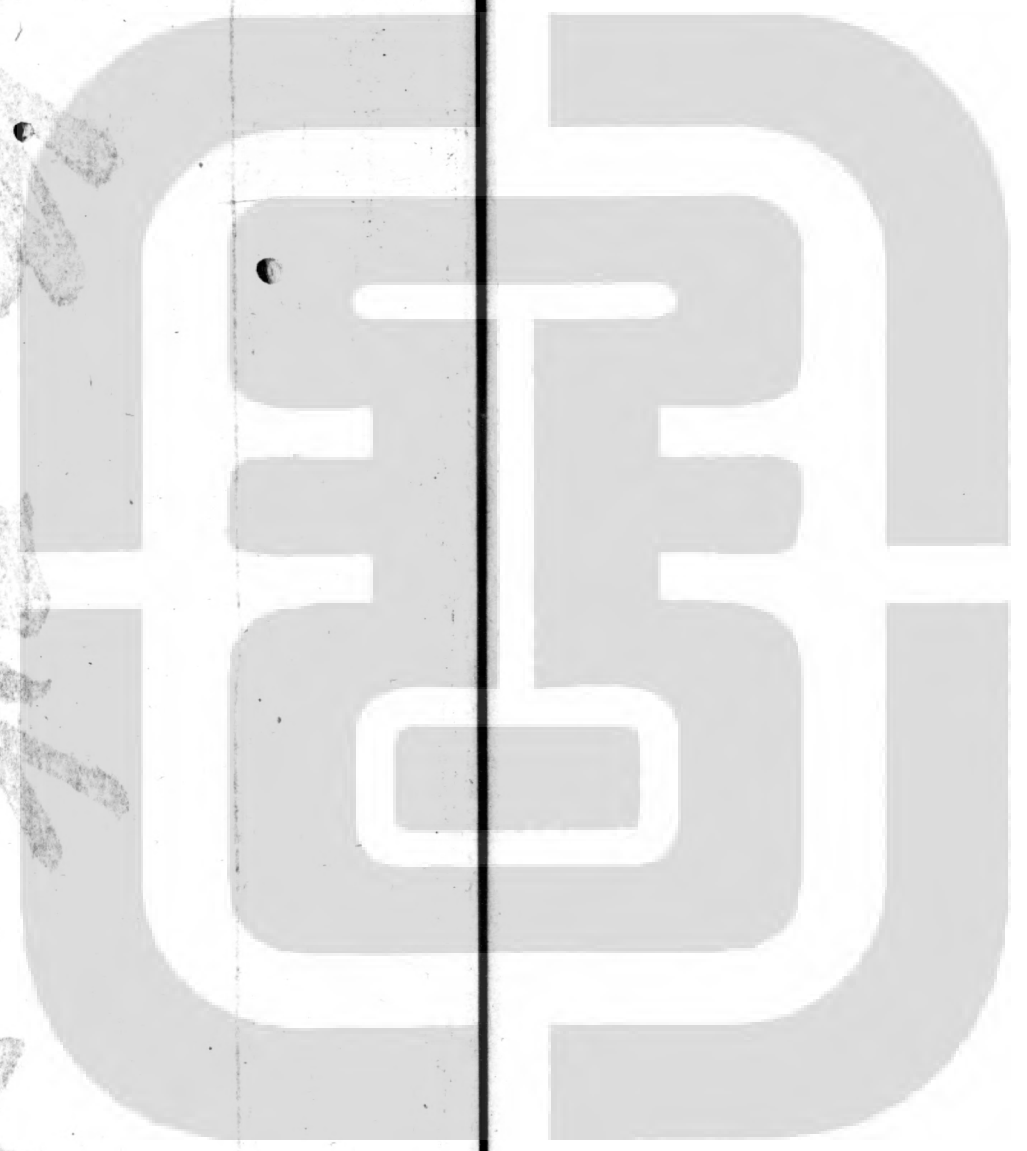
宋戴仲培鼠璞二卷凡九十八條其論性惡一條以荀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禪於後覺立說不免有弊其他考證經史疑義及正前人議論之失一名一物辨之必精楮券鹽茶義役之弊言之亦甚晰不得以一疵而廢也百川學海并作一卷胡氏校政藝書分上下二卷其條目無異今所刻

仍分二卷云乙丑五月張海鵬識

鼠璞卷下終



蘇州府志



祛疑說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祛疑說一卷宋儲泳撰泳字文卿號華谷僑居華亭工於吟咏其詩集今已失傳惟詩家鼎鑪至元嘉禾志中稍載其遺篇一二而已是書以平生篤好術數久而盡知其情偽因作此以辨之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中而多所刪削僅存十之五六題曰祛疑說纂殊非儲氏之舊此爲左圭百川學海所載蓋猶當時完本也中間惟辨脈一條爲論醫理墨說一條爲論雜藝餘皆考陰陽五行家言及

闢方士幻妄之術與黃白之說其論鬼神爲氣之聚散持煉爲心之誠正又謂神像之靈靈於人心又謂陰陽拘忌之說大而緊者避之小而緩者略之合於理者存之背於理者去之其言皆平易切實足以警醒世俗泳嘗作易說見於丁易東所引又嘗爲老子註蓋雖泛濫道術而能折衷於經義者宜其立說之悉軌於正也

祛疑說



宋 儲 泳華谷撰

海虞張海鵬若雲訂

易占說

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盡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爲陰無字者爲陽故兩背爲拆二畫也兩字爲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爲錢之有字者爲面無字者爲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爲

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欵識也一以爲陰一以爲陽未知孰是大抵筮必以著求爲簡便必盡其法余嘗以木爲三彈丸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刻二畫呵而擲之以盡老少陰陽之變三丸各六面十有八變之義也三面爲三乾之九也三面爲二坤之六也此用九用六之義也三者乾之一畫函三也二者坤之一畫分二也此參天兩地之說也三丸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三丸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所

用者乾坤之畫以成八卦是乾坤生六子之象也丸象太極之一也三三爲乾二二爲坤象兩也三丸者象天地人之三才也每丸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丸之數而爲四十有五河圖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二動靜皆五故五藏於用參以四十五數大衍之數五十也三丸成九於上則三丸伏六於下此老陽變陰之體也三丸成六於上則三丸伏九於下此老陰變陽之體也二三相對每丸各具三五此參五以變錯綜其數之旨也體圓而轉變動不居也六位相乘周流六

虛也三丸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既無錢背
錢面陰陽之疑又合老少陰陽之變嘗於舟中以語同
志朱子美大以爲然因著其法與好事者同其用

辨脉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
至也切脉之際沈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汗下
之小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
未暇論夫所謂脉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矣左心小
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一定之位也

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爲心後半指爲小腸他部
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爲
五臟六腑之別切脉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
則此是部位未定況望其不繆於證耶又有大可疑者
婦人之脉惟以尺脉之常盛常弱與男子爲相反而脉
訣謂反此背看竊疑其有說也夫男子婦人形體絕異
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
轉凡陽氣則自下而上陰氣則自上而下男主施與女
主翕受而男子之至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

人之至命在乳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脉傳於氣形之間者也何乃男子之於女人略不少異耶况背看二字殆必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而已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世未始有以女人之脈背看如褚澄之說者尊生經曰脈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爲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爲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上而出惟脾

爲先故尺上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男子右手尺脈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脈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

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不
察乎此難與言醫褚澄尚主爲宋駙馬都尉察脈如神
著書十篇曰尊生秘經此其一也

辨針

陰陽家之說尚矣其間得失是否未易輕議要亦驗諸
事折諸理而已地理之學莫先於辨方二十四山於焉
取正以百二十位分金言之用丙午中針則差西南者
兩位有半用子午正針則差東南者兩位有半吉凶禍
福豈不大相遠哉此而不明他亦奚取曩者先君卜地

日者一以丙午中針爲是一以子午正針爲是各自執
其師傳之學世無先覺何所取正而兩者之說亦各有
理主丙午中針者曰狐首古書專明此事所謂自子至
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陰壬子丙午天地之中
繼之曰針雖指南本實戀北其說蓋有所本矣又曰十
二支辰以子午爲正厥後以六十四卦配爲二十四位
丙實配午是午一位而丙共之丙午之中卽十二支單
午之中也其說又有理矣主子午正針者曰自伏羲以
八卦定八方離坎正南北之位丙丁輔離壬癸輔坎以

八方析爲二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子
午實居其中其說有理亦不容廢又曰日之躔度次丙
位則爲丙時次午則爲午時今丙時前二定之位良亦
勞止因著其說與好事者共之但用丙午中針亦多有
驗適占本位耳

墨說

製墨之法取烟不過欲其輕遠而水之重輕膠之分兩
隨時增減大槩不甚相遠世人往往入他藥以助其黑
色發其光焰不知天下至黑何以加於油烟入藥二分

減色一分耳惟當事治膠法煎膠之次恐其滯也有藥
以醒之恐其烈也有藥以敗之故藥去而性存膠成而
體不雜膠烟之外不用一藥此墨之所謂膠法也夫烟
之所以黑者搗練之功也今之製墨者以手搜劑緩則
燥裂一再蒸之已失其性況敢搗練干杵耶得製膠之
法又能緩膠之性則入鐵石臼中搗之一二千下膠性
如飴惟意所適然後作鋌出煙之黑色發烟之光焰未
有過於此者區區秦皮紫草之類適爲膠法累耳雅意
文房者不可不知此理

行持是正心誠意之學

道家之行持卽吾儒格物之學也蓋行持以正心誠意爲主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神運於此物應於彼故雖萬里可驅攝於呼吸間非至神孰能與於此嗚呼廣大無際者心也隔礙潛通者神也然心不存則不明神不養則不靈正以存之久而自明誠以養之極而自靈世之學者不務存養於平時而遽施行於一旦亦猶汲甘泉於枯井採英華於槁木吾見其不可得矣及其氣索神驚取侮致敗乃歸怨神之不靈法之不驗良可悲也

符印呪訣不靈 祭將召邪

符印呪訣行持之文具也精神運用行持之元妙也感應乃其枝葉煉養乃其根本不知其根本元妙而徒倚符印呪訣爲事雖甚靈驗亦徒法耳蓋符印本不能自靈依神通而感應苟得感通之道何暇符印呪訣哉彼時師不達深妙持將祭則靈之說以愚後人遂使後學一意祭賽損物傷生召引無依求食之鬼日至月增結成徒黨自謂驅攝指揮如意不知以邪攻邪實有損於

行持者之身也余自總角愛行持傳授殆徧法書數箱
印幾百顆意謂法止於此道心堅猛天誘其衷忽遇至
人授以口訣不出數旬遂縱橫於諸法中方知將吏只
在身中神明不離方寸符印呪訣皆符合之具也世之
志尚清高雅意道法者不可不知此理

呪水自沸 移景法

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人爲故多可
喜之術余舊見呪水者不施藥物立使騰沸始甚奇之
及得其說乃以猪囊藏袖中用手法助之耳如移景之
法類多髣髴惟一法如烈日中影人無不見視諸家移
景之法特異及得其說乃隱像於鏡設燈於旁燈鏡交
輝傳影於紙此術近多施之攝召良可笑也大抵行持
正法不過正心誠意而物格本無心於奇怪之應非如
邪法之專於愚世駭俗聳動見聞也至於召雷而雷禱
雨而雨此亦誠通物格之妙自然而已豈容以人僞參
之哉

叱劔斬鬼

幼時嘗聞一道士有斬鬼之法每置劔空室中以水濕

之叱其斬妖對衆封閉來日啓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旅寓中得親見此道士既久聞名厚加禮遇而求其法始甚珍秘久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密以擦劍含水大噴經夕視之水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形而爲人一氣離形而爲鬼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有無形而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其道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

呪棗烟起 呪棗自焦

舊聞呪棗而烟起或呪而棗焦者心雖知其爲術不知其所以爲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烟者藏藥於棗託名以呪撚之則藥如烟起其棗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召陽精舉棗就鏡頃之自焦是知奇怪之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

燒香召雷神 錢入水卽化

向有行雷法者以夜遊艾納數藥合而爲香每燒則烟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爲藥術也師巫多挾術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祈禱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卽不見人多神之後得其術乃

用葶藶水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藥成每密投少許於水中錢入卽化挾邪術託鬼神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盡紀姑敘數端以祛後來者之惑

請封書僊

降筆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愈多而牢其拆愈易而疾惑而信者多矣不動全封可隨意而書寫或以天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鬼拆書之術耳然有挾此資身者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

呼鶴自至

向遇一道友能呼鶴雀之類從而求之幾月乃許傳授其法用活雄鳩血書符殺命助靈心已不喜先授七字呪約旦日教以作用閱其呪語盡從反犬有狐狸等字方知此爲嶺南妖術耳遂不卒受其說彼察知不悅亦就辭去戲已無益況左道乎好怪傷生尤非仁人君子之事

呼鼠祛蚊

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羣聚久之遣去亦能祛蚊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久相與處察其動靜悉非

呪法每欲呼鼠必先期收市狼糞黑犬皮之類惟祛蚊
之術不可知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蚊悉遠去
但不知其用藥然正作荷花香來日叩之微笑不答想
亦荷花之鬚耳

覆射

覆射之法甚多如覆命認錢之類無非暗號如左右多
少之類出於算法此不足道惟一法用七言詩兩首括
天下字凡有音者皆包羅而不遺兩詩各四十九字分
前後片前片四十九字內以三字分上去入聲一字爲

疊實四十五字耳此四十五字分喉齒唇舌四音後四
十九字總括諸韻合成反切故天下字無不可知人但
見其或擊鑼鼓或用片紙反覆以錢不知其以四十九
字寄倖於此也然可求者字之音難窮者字之體必能
通文理而後可學否則亦徒然爾然立法簡妙不可得
以智識推度因著此以廣好事者之見

知術

欺世之術君子之未達者固多察之察而知其所以爲
邪足矣如知其邪而邪之非上善之用心也故余特敘

其術之大槩而不言其全正慮是也

邪正

人惟一覺性耳覺之一字可以斷疑情祛邪妄一雜亂返真常人苟氣宇清明心神虛爽邪魅何從而入惟其昏擾濁亂自生顛倒見解故外邪客氣乘之然外邪客氣卽我之顛倒見解而已非外來也由內不自正故曰外邪心無所主故曰客氣當知覺性易昏惟誠以養之則明定以持之則清清明之極道乃可成盡敬事神不若還以事其性天之神也

鬼神之理

世之論鬼神者有二持福善禍淫之說者泥於有持萬法惟心之說者著於無不究端倪皆非至當夫鬼神者本無形迹之可見聲臭之可求謂之有則不可至於寒暑之代謝日星之運行雷電風雨之倏變倏化非鬼神之顯著者乎此謂之無則又不可蓋天地之間惟陰陽耳天地者陰陽之祖也神者天之陽精鬼者地之陰氣陰陽者天地之妙用鬼神者陰陽之變化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爲天天之晶華凝結而

爲日月星辰成象旣著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
炁一萬八百年凝而爲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爲山川河
嶽成形旣定胎蟄攸召天之一氣列而爲清明之神主
造化運四時地之一氣鍾而爲福德之鬼鎮土字司五
嶽如天一生水於北水之精化爲元武位鎮朔方此天
地自然之道豈驅而爲之哉鬼神者陰陽顯著之名耳
二氣運行本無形迹之可見固不可謂之有及其機微
之積錯糅之變則風霆流形妖祥示象此天地之鬼神
也故聖人謂鬼神之德易謂鬼神之情狀又其可謂之

無乎鬼神者陰陽之粹精也依氣而聚散氣者形之始
也氣聚則顯然成象氣散則泯然無跡本於無而出則
有出則有而入於無古人謂鬼隱龍匿莫知其蹤是也
夫幽深寥閔淪寂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推本則
無也或見光景或聞音聲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者氣感
而有也惟人稟陽於天受陰於地生神於陽成形於陰
鬼神造化皆備於我特其體有小大故鬼神之功用與
天地有等殊耳知此理則知鬼神之情狀

陽神陰靈之說

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
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
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
辨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用不同耳
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靈不能運固也今山魃物精
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寶貨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
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
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

天道不遠說

嘗觀劉向災異五行傳後世或以爲牽合天固未必以
屑屑爲事然殃咎各以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
之則箕子之五事庶證相爲影響顧亦可得而議乎試
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
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
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項強爲
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而並出要其指歸則一
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常雨爲狂爲惡也況
五官之中或貌言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

陰之合病也其爲病又豈一端之所能盡哉以一身而
察之則五事庶證之應蓋可以類推矣劉向五行傳直
指某事爲某證之應局於一端殆未察醫書兩證合病
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蓋不止一證宜
乎災異之互見迭出也局以一證論之未爲得也夫冬
雷則草木華蟄蟲奮人多疾疫一炁使然景星慶雲不
生聖賢則產祥瑞象見于上則應在于下如虹霓妖氣
也當大夏而見則不能損物百物未告成也秋見則百
穀用耗矣或入人家而能致火飲井則泉竭入醬則化
水和氣致祥妖氣致異厥有明驗天道教物如響斯應
人事感天其有不然者乎如風花出海而爲飄風山川
出雲而爲時雨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前
一日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五
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欲出秧苗必待霜止每歲推驗
若合符節天道果遠乎哉感於此則應於彼有此象則
有此數乃不易之理也

神像所以靈

設土木像敬而事之顯應靈感此非土木之靈乃人心

之靈耳夫壇場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風水之聚與不聚蓋人者具真覺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彼得風水之利者氣脈停止人心精爽得以依之此所以愈靈而愈興也其失風水之宜者和氣不聚人心精爽無所依棲隨而蕩散此所以日廢而不靈也凡壇場立於風水會聚之地而人心歸鄉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鴉或縛獼猴藏於上木偶之胷腹此非助靈之道實助其妖孽耳知者不可以不戒

陰陽家多拘忌

太史公言陰陽家多拘忌信哉斯言將盡從之則彼可此否不勝其牽制將盡棄之則禍福顯驗有不可誣者然則何爲而可余爲之斷曰大而緊者避之小而緩者略之合於理者從之背於理者去之如太歲一星

出元經非

歲建也

九梁會煞之類此大而緊者所當避忌如蠶室太陰狼籍流財之類此小而緩者可以略去不必盡求合也如歲位吉凶九宮飛白六壬之四殺沒於四維六神

制於六道遁甲之趨三避五逼迫刑格旨意元微立法深妙皆萬世不可刊者所當遵用夫復何說如四衝所通忌活曜則取以爲吉三方實死法五符謂百無所忌不通於理烏可準憑論陰陽者旣知去取又當以胷中活法參之如金神惡殺也其權司秋其位居兌正秋作之復值巳酉丑地決不免禍如作於夏或值丙離權去勢衰未爲深害卽此而論則活法可類推矣故曰安得圓機之士語九流乎此太史公之微旨也夫人生天地間應變酬酢未有不爲陰陽束縛者烏可不知所趨避

哉惟君與相勢位力量可以幹造化贊陰陽鎮靖方隅制伏神煞下此所不當忽也至於窮理盡性之聖賢得道心空之高士離五行超物外天地不得違其機鬼神不得窺其迹豈陰陽所能籠絡哉如此者又不可以槩

論

辨身王法

陰陽家多拘忌達者固不當一切求合然吉凶影響要不可廢如酒醋遇弦而生涎糟醬遇潮而作湧雞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鵲避歲君燕避戊己一炁運化萬物

莫逃人亦天地之一物豈能獨立於陰陽之外哉自羲和之學失其世守而文字之傳或多剽切世罕精於此道如造作一法人所當用大要先論身壬之法則大不可曉夫所謂身壬者陰陽二命皆起於壬也其詩有曰陽遇牛門當返照陰逢雞嶺急須回故十歲起亥陽命遇丑而返陰命遇酉而回舉世用之殊不察理之所在其法一十起亥二十在丑三十在子四十在亥矣今逐年行運三十九歲在卯四十乃在寅寅與亥相去四位一凶一吉何去何從先賢立法宜不如此之舛且戾也

惟朱子美家藏其祖秘書得其全法頗合於理未嘗語人其詩有曰陽遇牛門當返照陰逢雞嶺急須回跳過三宮雙女位一年一位逆歸來陰遇午申爲大利陽逢寅子永無災得此全法乃合身壬之運其流年所至悉與起數脗合如四十在亥流年四十亦至亥並無舛舛乃知剽切之學誤天下後世多矣此大而切要者其疎繆且如此況其他星煞乎大抵吉凶星煞不外乎數此法自壬而起壬水數一故起法悉本於一運於三而成於五合三五一之數以爲用此所謂身壬之法也立法

而不本於理不合乎數吾未敢以爲智者之辦法也命陽
一十起亥二十子三十丑三十一越三位而在巳順至
子得四十陰命逆行一十起亥二十戌三十酉三十一
中三十四至
巳三十五丑

赤口煞

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鬪訟原其起法以四位求
之常值於巳以十二支求之常值辰戌蓋魁罡乃天之
惡神巳位屬蛇有嚙人之毒也然用之亦活法不可以
此小害遽廢良日如赤口值寅巳酉戌則不可用餘皆
無害蓋四位所屬皆能以口傷物其煞乃行他位值之
不必盡避

驛馬是先天三合數

八卦未畫數混於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卦
先天之數由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亦以一二
三四五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不參於
理本於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
天寅七午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
二十有一而爲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
爲十八故自子順至巳凡十八而爲木局之驛馬木火

陽局也從子一陽而順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陰而逆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爲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爲水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與八合爲十八故自午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爲金局之驛馬此驛馬之法所由立也

三刑是極數

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順至子子逆至卯極十數而爲無禮之刑寅逆至巳巳逆至申極十數而爲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未極十數而爲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爲殺數積數至十則悉空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法所由起也
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數

壬式之忌莫大於三煞三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煞犯之則禍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已酉丑之所以爲殺者先天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爲三十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爲四仲之正殺寅申各七巳亥各四總

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二而見酉是為四孟之正
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六自子順行極二十
六數而見丑是為四季之正殺此身壬三殺之所由起
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

甲戌庚牛羊乙己鼠猴鄉自昔相傳以為貴人或者謂
當以甲戌在牛羊云云庚辛逢馬虎為是兩位各主兩
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乃傳寫之誤
始亦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為正此特後人妄

議之耳蓋貴人者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
支而辰戌不居對衝為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
居貴人相對為天空故虛其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與甲

己合己乙在丑乙與庚合丙在寅丙與辛合丁在卯丁與

壬合壬戊在巳戊與癸合午為對衝則虛之己在未己與

甲合甲庚在申庚與乙合辛在酉辛與丙合壬在亥壬與

丁合丁癸在丑癸與戊合十干順布十位已周乃再以

十干起申逆布之以求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丙在午
丁在巳戊在卯寅為申之衝則虛之己在丑庚在子辛

成就然其體似銀則色黃而體頑似金則體堅而色淡似銅則質潤而色鮮蓋水銀食鐵之英華以爲體膽凡變鐵之顏色以爲黃白謂轉身便成真寶未有不爲所欺者如荷葉之有水銀灰莧之有鉛錫皆在七十二種龍牙草藥之數此又爐火中之可觀者下此皆無足道不欲詳述士志於道幸勿於此加意

燒金煉銀

道家有金丹之說故學者多以煅煉黃白爲事不知金丹者人之真陽乃向上妙道借喻爲金卽禪宗之所謂

金剛不壞身取其不生不滅永劫長存具不漏之體也丹者乾爲大赤純陽乾金故號爲丹豈徒以黃白爲事況黃白之術神仙用以助安貧樂道之士今志求黃白者心已貪甚豈肯授此以遂其貪哉借使得之日成萬兩何救於生死大事況復不易可得遂使設欺規利之徒投其所好多致敗家不思彼有是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又何待以傳授資身也大抵志於黃白者已非清高之士豈足以學道哉

煅硃砂說

硃砂體陽而性陰故外色丹而中含真汞也用遠志龍
齒之類煨之則可以養心用枸杞地黃之類則可以補
腎用南星川烏之類則可以驅風以胡桃破故紙之類
則可以治腰腎以川椒厚朴之類則可以實脾氣隨其
佐使而見功無施不可向昧此理每得一方守以爲法
歲月浸久所收旣多所知稍廣因悟此理其後隨意用
藥煉之無不適用每恨見之不早因以所得著之或可
爲服食之助老於煨煉者試以此說質之亦必點首

服丹藥

金石伏火丹藥有嗜慾者率多服之冀其補助蓋方書
述其功效必曰益壽延年輕身不老執泥此說服之无
疑不知其爲害也彼方書所述誠非妄語惟修養之士
嗜慾旣寡腎水盈溢水能尅火恐陰陽偏勝乃服丹以
助心火心爲君腎爲臣君臣相得故能延年況心不外
役火雖盛而不炎以火留水以水制火水火交煉其形
乃堅雖非向上修行亦養形之道也彼嗜慾者水竭於
下火炎於上復助以丹火烈水枯陰陽偏勝精耗而不
得聚血渴而不得行況復喜怒交攻抱薪救火發爲消

渴凝爲癰疽或熱或狂百證俱見此丹藥之害也人既不能絕慾惟當助以溫平之劑使榮衛交養有寒證則間以丹藥投之病去則已或者不知此理每恃丹石以爲補助實戕賊其根本耳豈善攝生之道哉

論男女之分生殺之炁

兩儀立天地之體一炁妙陰陽之用一闔一闢之間陽生陰殺貫乎萬有受其正氣則爲人冗雜之氣爲異類莫不有雌雄焉原其受氣之初闔炁爲男闢氣爲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道藏所載以龍吟虎嘯不後不先爲

結胎之始以精血相包處內處外定男女之像是則是矣殊不知所以使之然者蓋有自然而然者矣使之然者其動靜闔闢之機乎人之生也以此及其死也亦然某日而死則受某日之殺氣此理蓋行乎其中而不可見者也陰陽家所載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焉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則死者之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死者之左足鉗而向右雌雄煞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左右足皆向外而不鉗豈非生殺之炁貫乎萬有而著見於外之象乎一炁之至著

而可見者莫八風若也是故春而南風則雨夏而北風亦然八節之日風來正位則百穀成熟失位則否生殺之炁行乎其中風其發見者也嘗觀圃人當春之接花木一值南風十有九死雖老圃莫知其所以然者當盛陽而陰氣應也嗚呼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蓋亦謹闔闢之機以全是炁之正乎不然則中立於兩間何所恃而生乎格物之士試深思之

龜卜說

龜卜之法自古有之周官立龜人之職洪範敘稽疑之疇太史著龜策之傳理不可廢自官失其守世莫有精其術者洪範所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太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橫正安節觀其身以矜開俛大觀其首足而雨蒙之說不及焉今之龜人又不過定五鄉動靜首足矜直而已小得大遺莫諧其奧然其說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之所通用或以日辰爲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戌己庚辛居戌己之中位甲乙乃居足焉十干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

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爲起例而後人遂以爲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爲祖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爲財爻金尅木也以丙丁爲官鬼火尅金也木兆則以戊己鄉爲財爻庚辛鄉爲官鬼其說尤爲合理而又有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爲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爲官鬼有水之象則爲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霽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日辰變五鄉之義乎世無造妙之學其孰從而質之。

刻漏說

自古刻漏必曰壺大幾何受水幾何又有水重水輕之別渴鳥之鬚吐水如髮惟恐不細向製此器以備火候之用出水入水爲製不同大抵一塵入水渴鳥旋塞未嘗有三日不間斷者中夜以思忽得其說但使渴鳥之水大如中針則小小塵垢隨水而下不復可塞不過倍受水之壺而已製器一成不復間斷深思其故始得其說因著之以傳好事者

大五行說

近世謝黃牛作大五行歌附會不經曲爲之說不足取

向爲先子卜地徧叩日者就參地理之學雖各守其師說深淺固未易知但二十四位之五行亦有兩說莫之適從自古所用太五行雖郭璞元經亦守其說謂之山家五行然先輩皆謂莫曉其立法之因旣無可攷之理古今豈肯通用而不疑者哉近世蔣文舉只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壬癸亥子爲水丙丁巳午爲火一如三命六壬之說自謂得楊松筠之學又有蜀中一家謂是希夷先生之傳亦以子亥爲水巳午爲火與蔣說同而

獨以壬位爲火其書則闔闢八卦消息律呂其行山定穴一以卦象律呂爲本上生下生如黃鐘用林鐘之類是也年月日時則用卦氣生旺如辟乾候大有之類是也其學行於東川爲書十篇卦爻律呂之用有陰有陽有消有破有生有合其立法雖與蔣氏不同而五行之說甚不相遠然則大五行之說果可廢乎可得而廢則古人何以更相傳襲而用之於是深思其理求之太一統紀之數而不可得求之皇極先天中天之數而不可得求之後天化合五運六氣之說而不可得反而求之

卦畫於是得其說焉分列于后庶幾易見

乾卦納壬甲 乾為天天一生水

戊 壬戌水 子 坎正卦 寅 甲寅水 甲 甲屬寅 乾卦納甲

水 辰 壬辰水 巽 壬辰水 申 甲申水 辛 乙酉水 辛屬酉

戊屬乾自戊順一周匝至辛而極乾陽極而變坤

故辛納乙

坤納乙癸 坤為君火

火 午 離正卦 丙 乙巳火 丙屬巳

乙 坤卦納 壬 乙亥火 壬屬亥

坤用乙而不及癸者六癸皆不化火也癸却自化木

卯 震正卦 艮 癸丑木 艮屬丑

木 未 癸未木 巳 己巳木

酉 兌正卦 乾 庚戌金 乾屬戌

金 亥 辛亥金 丁 兌卦納甲

土 坤 本宮正 丑 辛丑土

癸 庚子土 庚 戊申土 庚屬申

木受坤化終於己之陰土

土受乾化終於戊之陽土

乾用壬申而生水坤乙生火而癸生木各主八位乾坤用足繼以長男長女庚辛運化金土攸定五氣迭布造化之功備矣本以卦畫象數參之六十甲子始得窺其立法之端倪不悖經旨允合象數後有明者不易吾言矣

大五行出於乾坤者十二位出於六子者亦十二位合六子足以當乾坤之數蓋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合六子之策亦三百六十足以當乾坤之策也但郭景純所載未本屬木而金土木各得四位故山家五行篇曰癸丑

坤庚名稼穡艮震己未曲直瘠今皆以未屬土殆必有所據其理亦通木三金四土五是也然一爲數之元總攝八位可也火何以不二不七而四耶二說未知孰是將以質諸專門之學造理之士云山家五行郭景純旣以名篇又以葬元一篇論坎坤水土之山則曰崇土益申長生位也及論艮山則曰崇土益亥非木之長生乎論巽山則曰崇土益申水長生也此又景純筆之書而用大五行之明證也

醫書有左癱右瘓之證人身一氣脈也一息往來骨節

毛竅何往不達及其感疾左癱者病不及右右癱者病不及左五臟六腑一而已矣豈有限界使左之病不得右而右之病不得左耶夫五臟皆一而腎獨有二左爲腎而藏精右爲命而藏氣神依氣立故曰神門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敗者必左癱氣敗者必右癱兩腎各有所主故其病亦各有所歸壬子一位也子屬水而壬屬火左腎配子右腎配壬子水爲精壬火爲神五臟猶五行也六腑猶六神也甲乙配青龍丙丁配朱雀庚辛配白虎壬癸配元武戊乃配勾陳己乃配騰蛇蓋坎水納戊離火納己故五行而有六神猶五臟而有六腑壬火子水之說近取諸身理尤明甚

辨歲本說

胡汝嘉歲本論謂今夜之子時卽是來日則今年之子月當爲來年立論詳而易明引證的而易信故近世多以十一月爲來年向因先子葬用子月悉主汝嘉之說或謂春夏秋冬一歲之敘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帝堯之歷象授時亦首春而次夏夫子謂行夏之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兩說交戰于中深思其故久之乃得其說

然後決以吾夫子之言爲正夫每日之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爲子時到午方則爲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麗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當虛宿之躔度而立春虛乃子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爲春之正月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左旋而歷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散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爲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爲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爲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歷法故爲此論知天道更新於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爲更新也是說也惟深於星歷者知之

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新也。

禮疑事毋質言不可以己意成也夫是非得失交戰於中而疑生非格致功深祛之不易儲華谷祛疑說一卷見百川學海及釋海自易占至歲本共二十一條凡陰陽神殺符咒丹汞之類足以疑人

心者皆有說以祛之至其論行持則以為廣大無
際者心也隔礙潛通者神也心不存不明神不養
不靈此又深得所以祛疑之源矣雖篇幅無多其
有裨於格致正誠之學者豈淺鮮哉嘉慶甲子夏
六月張海鵬識

祛疑說終



